

鮎

埼

亭

集

鮎埼亭集卷第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 詔修國史

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  
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撫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  
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  
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  
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

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  
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  
折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茗文醇而不肆  
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  
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畱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  
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  
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  
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  
來求文者戶外恆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

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  
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  
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  
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  
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  
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危得危失而先生亦疎縱  
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  
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巖其有出乎  
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牘  
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

入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  
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  
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  
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願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  
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  
勢傾京師內外官寮多事之如舊史之萼山先生者欲  
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於先生曰家  
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飲助某以父子之閒亦  
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  
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

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爲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常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罔以非罪死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壽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間與人交悃悞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

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彙葦間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彙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絢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兗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墳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吾鄖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  
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儻凍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茫茫  
黃土冥冥太空

大理梅廬陳公神道碑銘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梅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於梨洲爲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於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沆也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慤於是緯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於慎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間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

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  
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溢  
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蕺  
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  
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出  
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  
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  
訟於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期被告人應拘  
者卽交原告人呼之被告人聞控卽具訴訴至卽訊不  
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

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乃  
倣古法令，有罪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  
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舁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  
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  
曉諭，巫風以息。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  
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爲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爲一  
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強後弱，先小頑大，黠  
乃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親供實產糧多者爲戶長，以  
次輪僱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  
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爲

一保無所頗焉聞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爲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關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爲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舊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於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頒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微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卽不可更不難行仁於法中卽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爲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

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丹竈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又遁去已而又聚於平和山中公以計掩其魁曾睦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并悉五賊巢穴及勦撫機宜請於督府願身任其事督府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聞於是

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卽攜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勦撫者四則皆公發縱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

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官有伽藍祠大駭立毀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爲諸生講明經史遯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剝夫周公翠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爲浮屠所據則理而出之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贍以祭祀之田自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示學者莆田鄭溪仲精於易并梓其書當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

爲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爲雷同之口  
縣有無爲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  
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  
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於學宮郵故大學士錢忠介公  
墓在古田之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爲人所據者繪  
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  
六年督撫已交章薦公輒爲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尚未  
調蓋公旣以講學不甚當於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  
吏事請託遍於閩中公爲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  
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輔當防



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愠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  
賂不可得遂共尼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  
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漳浦父老相率請畱於憲府不  
可得乃相與運糶糊桔槔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  
守之已而公東裝出父老蠶涌而前奪輿人之楨而擯  
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出給父老曰吾今日飲酒於李  
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  
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別乃袁公在縣時告約  
諭條文移輯爲漳浦政略一書梓之又建月湖書院以  
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逋盜

有來而復叛者以計擒之。大典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爲  
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西道  
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  
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  
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臬廳於出口一驗  
更無從辨。臣在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  
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  
之際。有私相冒襲者。名存實亡。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  
頂替之習。次年聞海賊突燒營汛。船隻疏言及船出海  
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及民。其始皆坐小船

竊出及出奔大船而行則大船之關牌縣照盡已歸之  
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嶼以隔之風迅帆  
急反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行於  
礁嶼之間而反船乘之是掛號反爲商船之累也又言  
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爲準春夏多南哨船各聚本  
汛之南秋冬多北卽各聚本汛之北船聚則兵強風順  
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旣分而風或阻雖見商船被  
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  
故其旣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踪  
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誠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窮治

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溫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乞降尚義卽故盜徐容等六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不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行且薦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許攜蔡文等前往金州衛鐵山之隍城島招撫陞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

卒撫尚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謝因爲上言隍城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汛兵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遷通政參議會存閩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以爲不可安溪雖不宣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齎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以爲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算歷鳳凰營至乾州進山箐岔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視

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溯當日伏莽故址猶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爲學以萬物一體爲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顧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菘蓉土參朕亦曾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孳卽不復御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饑

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爲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率略飢民聚而哭之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爲甘撫而公卒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於社至京鄞人之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醇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閒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尚與弟在伺財之

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  
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  
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訖今二十餘年汝登亦  
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漢之學或  
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爲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  
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  
知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世者亦僅  
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爲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  
之卒也蔡文勤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醇更令予  
銘其麗牲之石子何敢辭其銘曰



南雷諸子大都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勵  
而小試東西萬里弗辭盡瘁其施未竟可爲長喟但有  
棠陰閩疆蔽沛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萬公卒於家先是公嘗自葺年譜謙詞令身後不必求志表之文至是公之婦弟錢君中盛謂終不可廢也長君承天屬予序次之余於公爲十世通家子弟少陪杖履又叨同館後進況生平知己之感至深且重其曷敢辭但攷之今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此唐宋以來故制莫之易也而館閣諸臣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上其儀視尚書五品以下其儀視侍郎而今制直省學臣其儀視督撫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於公麗

牲之石特令準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署九沙先世爲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爲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又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爲公會祖生戶部主事泰是爲公祖始喪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竝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爲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爲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爲季野先生斯同公爲充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二世葬於杭之西谿及充宗先生

開講於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  
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於鄞申明叢山之學公擇先  
生兄弟最稱高座公劍負侍於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  
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  
切世俗之佔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  
也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克宗  
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  
萬言於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於從兄  
言又受闢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  
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

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君谷口參攷通鑑地里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弟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爲盛事尋授編修前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事今尚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此其知人也尋視學黔中廩奉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

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既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於是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義必爲未嘗少衰蒼水張公墓道將圯公竭力修之蒼水固充宗先生所葬公於上巳重九必爲設祭此其繼志之孝也雪竇山人之集爲人所得冒以爲

其先人之作公購而正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此其表章先正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慊慊不肯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公應辭科之辟格於部議然公亦本無意出山已而三禮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爲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更有大痛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清吉步履康強飲酒尚可數斗猶時時爲人作隸字自去冬家遭大火靡有剩遺充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

焉其他秘抄之本不可數也公於是終日涕洟眠食俱減自以爲負罪先人擬之夷伯之震而馴至大病不可起生於順治十有六年正月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安人明山東學使啟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孟縣知縣承式舉人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尚幼孫六人曾孫三人葬於西谿祖墓之旁公爲人春容大雅不激不隨尤喜引掖後進其於杭人物色今編修杭君世駿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爲忘分忘年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僭石而故人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爲之遍告於有力者



魚土不金 卷一  
以賻之其古道若此嗚呼老成凋謝粉社黯然又豈僅  
哭其私而已哉其銘曰

西溪之渚萬樹古梅昔年從公秦亭徘徊今年哭公古

梅同哀鄒施秦許半已蒿萊

皆西谿  
耆宿也

先塋八葉世澤未

衰暗香疎影舊德所培

鮎埼亭集卷第十六終

鮎埼亭集卷第十七

勤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

之且從而培擊之其亦憐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  
釋褐已有盛名會遭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  
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 禁廷共豫校  
讎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  
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  
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  
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  
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能盡得之諸老而能  
容之故公之苦口不一而足不自知其數也或欲薦公

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卽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爲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爲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爲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卽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爲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

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爲辭

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卽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爲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衆矣

今上卽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諮公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爲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下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爲除服之期

此說本之梓亭陸氏最爲有見

魏公上之聞者大駭其格其議

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  
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  
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  
公初公嘗董蒙養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  
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衆議開毛城舖舉朝爭之  
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省二臣以是下  
獄公言於徐公元夢令爲

上言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愆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思傾  
公禮部共議薦一貲郎入曹和碩履親王蒞部已許之  
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  
泰安爲輔臣而召河間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  
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  
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雖以睢州湯文  
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以其議出於公必阻  
之公嘗陳酒誥之戒欲禁酒而復古人大酺之制以爲  
民節用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  
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近於迂濶益爲九列中

口實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  
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許以原官致仕仍泄書局  
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所私發之遂被削奪  
仍在書局行走而荆谿人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至是  
遂與公爲抗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鳴  
呼溫公退居畱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爲御史大夫非光



魚... 卷一  
不可其亦古今所同慨也夫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  
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尹公踵門求見  
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  
十有二公諱苞字靈臯學者稱爲望谿先生江南安慶  
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爲右族自明初先斷事公以遜志  
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  
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  
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  
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

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  
孝標吏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  
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  
心於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實爲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  
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  
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  
又于故相爲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於故相之子故累  
上計草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  
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

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蕪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脩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園中屹屹不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戶外之履昕夕恒

滿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者誰氏之文  
蓋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  
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其徒事于馳騫故不特同  
列惡公卽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  
口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於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  
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  
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  
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  
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  
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

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而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  
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  
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  
撫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  
侍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  
而前此力扼睢州從祀之尚書垂死悔恨自以爲疚心  
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  
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  
臨川繼之蓋無復慙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  
公之受知於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爲同年且

重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見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歸而公又以爲惜欲留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撼矣公之密章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故予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爲辭其銘曰

經說在簡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賚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招多口成茲顛蹙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淚

翰林院編脩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攷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而購宋元舊槧及故家抄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

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歆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胸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蓋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尚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



事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尚書亦延致之翁之子亥人也  
公又忤之大爲所窘及尚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  
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其罪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  
譏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  
潦倒場屋不得邀一薦最後始爲安溪李相所知相與  
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醉如也於是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召見侍直南書房尋特賜甲乙  
科入翰林兼侍直 皇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  
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焉尋得

恩旨畱浮沉庶常間游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谿

薦得召授編脩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箕斗交構幾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憐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皇怖公入獄眠食如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舛望之語又見其草稿有辭吳縣令餽金札而異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公出獄卽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

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

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悼

特贈超坊局諸階爲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子旣熟知之矣其身後之蹇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慎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千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爐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

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爲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也子能爲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爲行狀而序之公諱焯字岷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於某鄉之某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爲時所傳云公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之文

而公頗右之謂自□□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於邵僧  
彌僧彌出自□□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  
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  
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諫之風遠矣其銘曰

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墮以尼於時穹窿山上帶  
草絲絲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揚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苟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旌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却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卽受

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爲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  
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攝吏部侍郎兼副都且  
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視永定河工蓋未  
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旣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  
對參豫大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  
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共事乃解  
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爲兵部侍郎直講筵親潛  
歸稱

旨旋令與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

醜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公時爲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爲東撫其一則公而蔡尚書爲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人汙公以賊卒不得不二年

世宗思公召爲直隸總督盼昧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旣面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且舉動乖張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狎至公雖互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己  
顧獨傾心於公會其失眷忌公者因譖之以爲是其死  
友歷指其踪跡公益誅 召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  
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  
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  
前措置不善 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中  
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  
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既歸下  
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應  
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

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晝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撫胡君期恆亦以事在繫歎曰真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

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之而復用之乃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卽正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

若

鄭侍講質谷在班中  
最爲子詳言之尋奉

魚... 卷十七  
四  
詔恩赦公令纂脩八旗志書敝車羸馬即日赴局杜門不  
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卽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卽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  
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  
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  
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  
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  
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  
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度不止扶

疾還

朝詔在京調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 賜詩以寵其  
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  
以上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  
褐時新城王尚書稱其有萬夫之稟及中年百鍊芒彩  
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蕪萃殆盡而要  
其耿耿賚志以終者世八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  
謂公之生平良蹇於遇顧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  
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鼎抵掌而談如  
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

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  
同事者惡之卽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  
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  
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  
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  
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  
公接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  
進叨公宏獎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  
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卽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  
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嚙啞嚙

峴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  
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共事者曰年大將軍夔  
堯曰隆太保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公及爲直督勦營  
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無所附麗而卒困於河  
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

聖天子有以呵護之也西崦暮齒尚遭側目可悲也夫  
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  
遭鈎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  
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  
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

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刃而解曾一出視漕卽爲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夫者陸子之教也間謂予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則泰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

懦立今老成祖謝後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  
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貧甚讀書五  
行竝下落筆滾滾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步  
負襆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  
之江撫郎君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  
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  
孝泳孝游孝洋竝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友棠進士  
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  
著有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  
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



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皆行於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猶惓惓以予出處爲念旣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苟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概然終不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治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克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

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謂  
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亨曰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  
世之才困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  
之氣長表券臺